



## 红锦缎（外一篇）

文 / 蔡永平（甘肃）

秀莲是顶着红锦缎嫁给大军的，锦缎上用金丝线绣了一对缠绵恩爱的鸳鸯，跟活的一样。红锦缎把秀莲的脸映衬得红艳艳，大军看直了眼。

婚后，秀莲把红锦缎折叠方正，放在箱子里。小两口勤劳持家，不几年，盖了小楼，买了车，成了村中首屈一指的富裕之家。

这一阵，大军隔三岔五夜里不呆在家，白天蒙头睡觉不干活。邻居赵婶对秀莲说：“这男人呀你可不要惯着，不能由着男人性子耍呀！”秀莲心里咯噔一下，她暗中跟踪大军。

大军进了村口刘有财家。刘家院门口停几辆车，大门紧闭。秀莲贴着门缝听，屋中传来吵闹的打牌声，原来大军迷上了赌博。秀莲紧咬嘴唇，紧攥拳头。

秀莲回家。坐在床头看着墙上的全家福照，秀莲紧皱眉头，可不能让大军把日子胡耍了。

这天吃过晚饭，大军走出屋接了电话，对秀莲说：“赵老板叫我，我去商量收购人参果的事，你早点歇息。”

大军开车一溜烟走了。秀莲从箱子里拿出红锦缎搂抱在怀里，直奔刘有财家。

秀莲到刘家院门口，大军的车停在那儿。秀莲把红锦缎缠绕在倒车镜上，狠狠踹了一脚车轮胎，车子“哇噢、哇噢”叫起来。秀莲掉头回家。

不大一会儿，大军回来。大军摸索着上床钻进被窝，秀莲侧卧身子冷冷地说：“你还知道有这个家？”大军伸开胳膊揽住秀莲，脸贴到秀莲背上低低地说：“莲，我错了，我会守护好这个家。”

第二天，秀莲打开箱子，方正的红锦缎放在箱子里。秀莲抿嘴笑了。

### 花儿王子

“上去高山者望平川，平川里有一朵红牡丹……”次罗张开嗓子，高亢悠长的“花儿”，在山谷传响。

山梁上的牧羊人放下牧鞭，侧耳倾听；田地里的庄稼汉拄着锄头，眯眼细听；山径上的赶路者停下脚步，伫立谛听。

次罗是大山里的“金嗓子”，听次罗唱“花儿”，是人们最舒坦的享受。

端午节，次罗参加了“花儿会”，三天唱下来，次罗击败四山八沟所有的歌者，荣膺“花儿王子”称号。

如红牡丹一样俊俏的梅朵，喜欢上了次罗。中秋节，次罗和梅朵幸福地结合了。

“尕妹好像红牡丹，阿哥喜欢者摘来……”

“俊秀的阿哥尕妹爱，阿哥是尕妹前世的缘……”

次罗牵着梅朵的小手，两人唱合应答，生活在蜜坛里。

梅朵要生孩子了，次罗背起梅朵跑了二十多公里山路，到乡卫生院。

孩子“呱呱”坠地，梅朵却因大出血去了天堂。次罗抱着梅朵放声哭了三天三夜，哭哑了嗓子，哭瘦了身子。

从此，人们再没听到次罗唱“花儿”，再没看到次罗参加“花儿会”。人们叹息，“花儿王子”没了。

次罗带着孩子过，既当爹，又当娘。有媒人上门来，有山妹上门来。次罗冷了脸，把来人都推出了门。

时光流失，孩子长大了，次罗两鬓斑白。孩子被“中央音乐学院”录取的消息传响大山，人们向次罗道喜。

“尕妹是阿哥心上的红牡丹，日日夜夜想着梦见尕妹哩……”次罗站在山岗上，对着青草萋萋的梅朵坟头，放开嗓子唱。

那歌声柔美、婉转、深情，人们湿了眼睛，屏息凝听。原来的“花儿王子”又回来了。

春日融融，春风飘飘荡荡。  
满山的鲜花怒放，有深红色，有粉红色，还有的粉白，十分娇美。  
和风呼呼，从眼眸掠过风里，已经展现浓浓的春意。樱桃家门前的樱花像雪片一样落下，落在地坝，落在樱桃头上，还落在作业本上。她捡起几片粉白的樱桃花用鼻子闻了闻。闻出一股清香，感觉舒心极了。

夏日，夏风习习，樱桃在樱桃树下做作业，树荫下感觉特别阴凉舒坦。秋天风儿冷厉，樱桃叶在收割的秋风里潇潇洒洒落地，树下的樱桃依旧感到这种环境十分舒畅。

樱桃树是纪念树，樱桃生日正是樱桃开花的季节。父亲为了纪念樱桃出生，他上山挖了一棵樱桃桃，栽在家门前地坝边，幼小的树苗陪伴樱桃一起长大。春去夏来的日子，樱桃树挂着红红的樱桃可馋人了。樱桃摘着樱桃，酸酸甜甜樱桃桃，樱桃爱吃，她爬上树摘下樱桃同小朋友们一起分享。

爸爸得病日子里，他坐在樱桃树下，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春天那粉红的樱花随风儿落下，像纤细的手在抚摸他的脸，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父亲的病，对他身体折磨得难以忍受，疼痛起来他身子卷缩一团哭爹喊妈，他不愿去医院，他知道自己得了绝症，花再多的钱也是徒劳。奶奶和母亲哭着劝他到医院，他轴得很，说啥也不去。病痛减轻时他照着草药书籍，上山采摘

## 樱桃花开的季节

文 / 楼永治（浙江）

草药，有时管用，有时也没一点效果，他一步一步尝试。

那年春季，父亲从邻村剪回一枝樱桃枝，他嫁接了自家的樱桃树。父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他每天坐在樱桃树下，心里是满满的回忆，有时目光里镶着一汪泪花傻傻地望着，禁不住两行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流下。

父亲的病始终拽着奶奶和母亲的心，奶奶悄悄流泪，整夜整夜地睡不着，白发日渐增加，身体也憔悴，未满六旬的奶奶犹如耄耋之年。

母亲时常抱怨父亲固执，他不去医院，其目的不想拖累了家里，不想让家人因为他的病背上沉重的债务，过着贫困的日子。母亲嘴里唠叨和谩骂父亲同时，心里一直关心和照顾着父亲的生活起居。

父亲走的那年，是春辞夏来，樱桃成熟的时候，嫁接过的樱桃长出个头大大的樱桃，红得发紫，吃到嘴里特甜。

樱桃摘下樱桃喂到父亲嘴里，躺在樱桃树下的父亲眼睛不见神光，微微展开嘴巴，樱桃把手里樱桃塞进他嘴里，品尝后声音微弱地说出一个字，甜。

这天晚上父亲走了。

成为寡妇的母亲手腕上还戴着孝套，跟着村里人到浙江义乌打工，没了父亲家里重担落在母亲身上，父亲治病拉下一些饥荒，靠母亲挣钱来还。

母亲走后，家里只有樱桃和奶

奶相依为命，樱桃在父亲坟前栽下一棵樱桃树。

樱桃花开花落几春秋，母亲走了多年没有回家，偶尔来封信，或者来个电话，问樱桃家里情况，奶奶身体可好？学习成绩如何？

妈，家里的樱桃花开了，我的生日到了，父亲的忌日到了，我想你了。

母亲说，樱桃，妈妈只有拼命挣钱才有钱供你上学。每次电话，樱桃都是在泪水滴流中挂断电话，樱桃听出，母亲在电话那头说话语气也哽咽。

有村里人传来母亲的消息，说她在义乌遇到一位好老板，介绍母亲做月嫂，收入丰厚，她心地善良，一位义乌男子喜欢她。

母亲再来电话时，樱桃问她，是不是不要我了，是不是安家义乌，母亲说，义乌是有大爱有包容的城市，也是打工人最能挣到钱的商城。她已经还掉所有饥荒，还为樱桃存下十多万学费。秋季开学，她要樱桃和奶奶来义乌生活。樱桃听后很高兴。

冬季悄然辞去，樱桃从一缕风中嗅到春的味道。樱桃花又开了，今年的樱桃花开得特别茂盛，父亲坟前的那棵樱桃花开得特别茂盛。

樱桃的生日要到了，父亲的忌日也要到了，她希望这个春季里有妈妈的影子共处。



作者 | 言文杰

## 素质

文 / 王树军（山东）

从乡下来的老王是一名环卫工人，租住在我们小区的一个储藏室里。

老王勤快，他每天早起比农村里的鸡鸣都提前一个时辰。老王闲遐还会帮小区打扫楼道，加上他乐观知足的性格，赢得了业主们的喜爱。

那天，我在等公交车，看到老王被一位女士训斥。原来，老王在扫地的时候正好碰到晨风四起，路上的粉尘刮到了女士的身上。老王赶紧堆着笑脸赔不是。然而，女士却是一副得理不饶人的面孔。她随口就是一句脏话：“你没长眼啊？”

老王本想继续道歉以博得女士谅解，没曾想竟跑进耳朵里一句扎心的脏话。他不由地想把怒火喷出来，但被理智悄悄的又按回心底，继续他清扫马路的工作。没曾想，女士像打了鸡血似的又开骂了：“乡下来的就是没素质，啥德行！”而且她的声调接近一百分贝，并接二连三吐出农村人习惯骂街的那种泼

浪劲。这下，老王听不下去了，他回了一句：“乡下来的不偷不抢，怎么没素质了？”女士见老王回怼她，犹如火上浇了油而越发气大，随指着她出口成脏：“你长得就是一付没素质的样子。”老王鄙夷地怒视了她一眼，女士有点神经崩溃：“怎么？还不服气！说你没素质就没素质，乡下人就这德性。”说完，女士发疯伸腿一脚踢飞了老王手中的扫帚。好男不跟女斗。老王心中想着，就借着去捡扫帚的机会，躲到了一边。这一幕被众人看的都忍不下去了，便纷纷指责女士的“人来疯”不良行为。女士见若众怒，也逃上一辆公交车灰溜溜地走了。

第一天一早，我去公交站牌下候车，再遇老王和女士。他们同在一个站牌下，女士完全没了旧日的那种威严和撒泼，她脸上写满了焦急，眼神里透出一种期待的光，双手不停地相互搓揉着。老王站在一边东张西望，像似等候着什么。在他很久没等来心中的期待后，就开始转

向女士，看到她焦急不安的神态后，就问：“你是不是找什么东西呀？”女士随口说到：“我的钱包，钱包！昨天好像丢在这儿了。”

老王闻听，明白了：“我倒捡了个钱包，但不知道是谁的。”女士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：“你捡到一个钱包？快给我，是我的！”

老王见她猴急的样子，却一脸淡定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你的！”

女士赶忙描述：“棕色，最下面一层有我妈的药费单，是我妈救命的钱。”老王拿出钱包对照了一下：准！在我的见证下，物归原主。

女士留下了眼泪：“没想到大叔你是个好心人，我原以为你会因为昨天的事……”女士又掏出钱来要酬谢老王，老王却看也没看用手挡下，随即迈着泰然而自信的脚步走了。

女士望着老王的背影，渐渐变成了一座山，她仿佛站在山下感觉自己太卑微了。